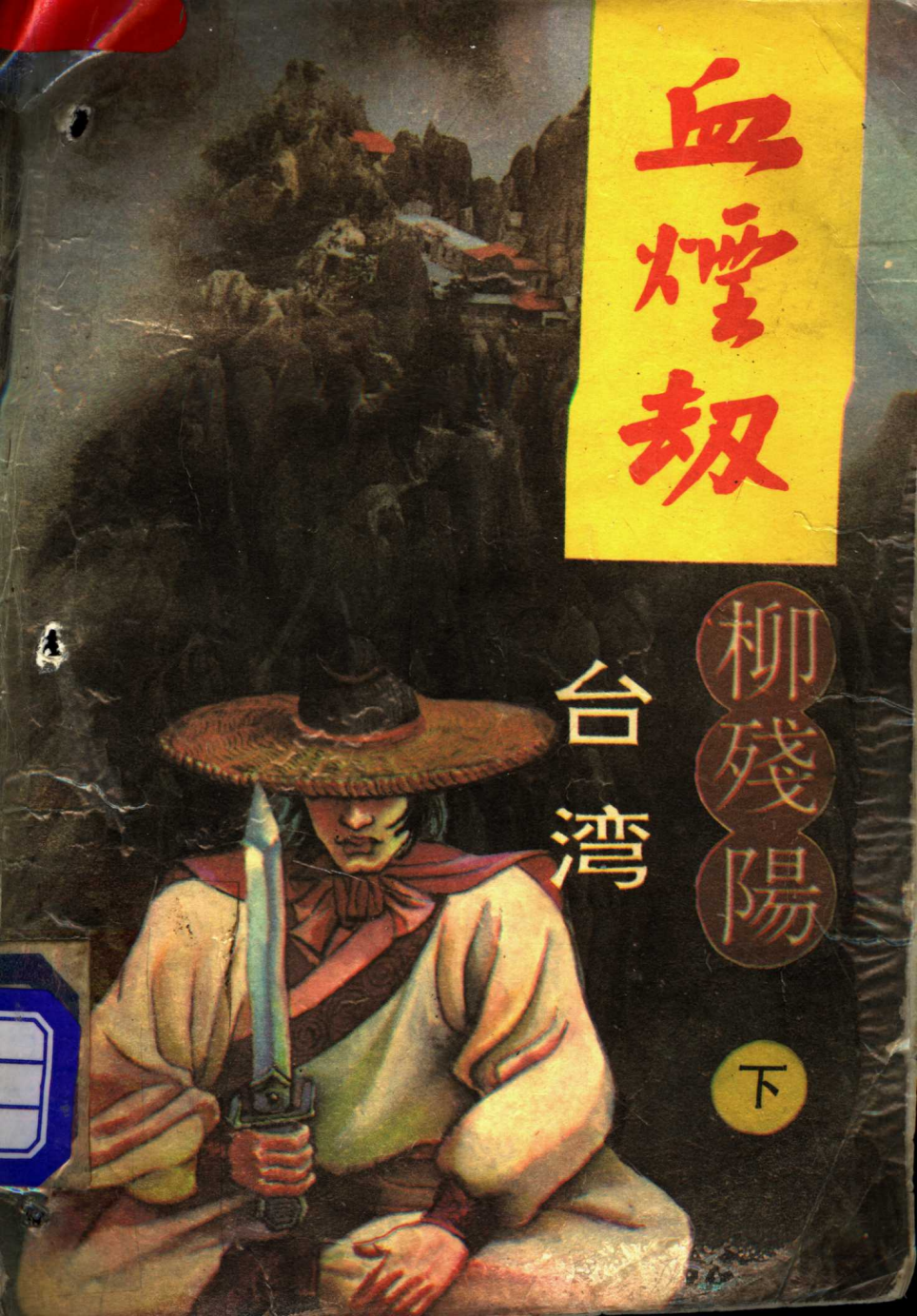


血煙劫

柳殘陽

台灣

下



血債血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

台湾

柳残阳

血
烟
劫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一月·北京

(京)新登字190号

血烟劫 柳残阳著

出版者：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130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字 数 545千字26印张

版 次 1993年2月第1版

印 数 30000册

印 次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074-701-8/I·279

定 价 14.80元(上、中、下)

第四十七章 不速佳人

凝注着窗外透进房中的肚色惨白晨光，曹敦力不由叹了口气，又移目环顾这杂乱屏封的房间及那些堆集物所投注在周遭的朦胧黑影，仿佛连心底也是沉甸甸的，浮沉的空气都僵窒室的了……。

君惟明促膝坐在一边，低着头，像在沉思着什么，从他的侧面看去，他是显得如此平静，如此深远，宛如一座古潭般散发着那种肃穆又寂寥的音息，又似一座山，孤拔，倔强，高远，而带着傲然不物的挺逸……。

躺在那里的罗昆，气色已经转变得朗润而安静，他睡得那么酣，那么稳，就好像正是躺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那张宽大柔软的床上，做着个美丽的梦一样……。

窗外的光绿，已经逐渐转强，室中，也越形明亮，偶而有人语声或步履声外由外间传来，一个新的日子，又已开始了……。

低沉的，曹敦力开口道：

“公子，天业已大亮了。”君惟明抬头向四周看了看，淡淡的道：

“是的。”略一犹豫，曹敦力道：

“我们今天出去么？”君惟明徐缓的道：

“那要看罗昆的伤势是否支持得住。”曹敦力苦笑一声，道：

“姓童的已经回来了，不知道他有个什么想法？”君惟明望着曹敦力，道：

“你说呢？”曹敦力低低的道：

“如今他已经证实公子你仍然健在了，现在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战，一是逃——。”君惟明平静的道：

“不错，你说下去。”曹敦力咽了口唾液，道：

“若是要战，童刚定然心存忧虑，惶悚不宁，因为公子的武功之强，他是深深知悉的何况此一血战，童刚又并无充分的道理支持？但是，他如要逃，就更为不妙了，假设他拼死一搏，好歹身边还有些帮凶也全散了，而他又知道公子断不会放过他的，到了他单人匹马的时候，再要抗拒公子，那就更难上加难了。”君惟明点点头，道：

“说了这么多，你的意思是？”曹敦力轻轻的道：

“我看姓童的恐怕是要与公子见个高下了！”君惟明一笑道：

“这是毋庸置疑的，他这一次所犯下的滔天大祸，投下的赌注便是他整个的生命前程，如他赢了，权、利、财、色，俱收，如他败了，便一切皆成泡影，眼前来说，他几乎成功，又焉肯就此轻易言退？何况，他欲退又不能了，任何一个人处在他这种境地中，都会倾力一拼，以决存亡的！”曹敦力涩涩的道：

“公子早就料到唯你亲自现身，童刚也不会退缩了！”君惟明冷冷的道：

“这是一定的！”曹敦力吁了口气，道：

“往后的日子，只怕得一段要染成血滴滴的了……”君惟明淡漠的道：

“要维护什么，便得付出什么，曹敦力，自古以来即是如此，没有稀奇的地方，你看得太严重了。”曹敦力裂裂嘴，道：

“我晓得……只是一想起来，心里便是闷恹恹的……”君惟明寒凛的道：

“是你经得太少的缘故，这种事你如果多历经几遍，就会自然平淡了。”干咳了一声，曹敦力低低的道：

“说是这么说，这种日子，就算我从小过吧，也不一定就能处之泰然，平淡视之……”君惟笑了笑，道：

“如此说来，曹敦力，在生存的竞争上，在人心的贪婪冷酷里，在江湖的血雨腥风中，你比我还太嫩了。”曹敦力呐呐的道：

“看情形，我似是如此……”君惟明摇摇头，道：

“曹敦力，你不懂什么才叫仁慈，我以后教你一点。”曹敦力谨慎的道：“但，公子你是以狠辣出名的……”君惟明严肃的道：

“我是求的大仁慈，曹敦力，诛奸而维忠良，除歹邪而存善正，用重典讲伦常，以杀伐止杀伐，锄罪孽，传公义，这比起一些妇人之仁，口头上的卫道空谈，要切合实际得多！”曹敦力一时答不上话来，他苦笑道：

“公子，我，我说不过你……”君惟明冷清的道：

“不，是你对这一方面的了解不够所致。”曹敦力沉默了片刻，又道：

“公子，我们是不是招呼那姓关的小子一声，托他到外面探探消息？”君惟明想了想，道：

“也好。”于是，曹敦力走到门边，轻轻在板上敲了几下，

很快的，外间已传来关立小心的回答：

“公子，有事么？”“公子麻烦你出动探听一下，看如今外面的风声如何？有没有什么变动？”关立似是迟疑了一下，他道：

“你是那‘大飞帮’的曹堂主？”曹敦力咳了两声，忙道：

“我是曹敦力，但如今却已不算‘大飞帮’的堂主了。”隔着门板，关立又道：

“你们那位受了伤的朋友情形可好？曹敦力小声道：

“好得很，多谢你的灵丹妙药了，老弟！”外面平静了一会，关立才道：

“好吧，我出去看看，你们可得留心点哪。”曹敦力搓搓手，道：

“你放心，老弟，这是玩脑袋的事，我们怎会不留神？”

很快的，关立离开，接着传来启门带门声音和脚步声，他业已到外面去了。

君惟明舐舐微干的嘴唇，低声道：

“看样子，他根本没有睡着，而且还未脱衣呢。”耸耸肩，曹敦力回来，坐下道：

“在这种情形之下，换了谁只怕也没有心情睡觉了，就拿我来说吧，那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自从接受与公子合作的信诺之后……”君惟明微微一笑，道：

“真辛苦了你，曹敦力。犹豫着什么？”曹敦力道：

“公子，呃，我想……我想……”君惟明淡淡的道：

“我知道。”曹敦力呆了呆，忙问：

“你别说，公子，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君惟明笑道：

“不想做什么，只是想求什么。”曹敦力吃惊的道：

“说说看，公子，我是想求什么？”君惟明伸了个懒腰，低低的道：

“你想求我替你解开我用‘隐穴法’所逼住在你身上穴道中的暗力，是吗？”曹敦力老脸一红，尴尬的道：

“公子明察秋毫，料事如神……我……呃，我可不正是这个意思——不，正是这个要求……”君惟明温和的道：

“不行。”曹敦力不禁一楞，他苦着脸道：

“为什么不行呢，我的表现难道说还不够么？”君惟明徐徐笑道：

“你的表现不错，我也很满意。”曹敦力咽了口唾液，急切的道：

“那么，为什么不给我解开受制的穴道呢？公子，我对你真可说是鞠躬尽瘁了啊……”

君惟明点点头，道：

“我并没有说你是敷衍哪。”曹敦力恳求的道：

“公子，我这受制的穴道一日不解，便一日在心中是把枷锁，日里愁，夜里忧，连做梦全都惊得出满身冷汗来——。”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放心，我点你穴道之时，实注进去的劲力是可潜伏三月之旧久才会发作，如今隔着那三月之期还早得很。”曹敦力焦急道：

“公子，你明知我对你已是死心塌地，永无二意，为什么不肯早些替我将穴道解开，也好了除我一樁心事？”君惟明闭闭眼，道：

“到了时候，我会替你解开的。”曹敦力忙道：

“还要到什么时候呢？”君惟明凝注着他，柔声道：

“这个时间由我来决定，好吗？”虽然，君惟明的口气是如此和煦，如此安静，然而其中却含蕴着一股无可抗拒的威敢与凛烈，曹敦力心腔子一阵蹦跳，再也不敢继续要求下去了，他搓着手，陪笑道：

“我看着好了，公子，我等着就是……”君惟明目光低垂的道：

“你的后来，曹敦力。”曹敦力微微一怔，满头雾水的道：

“我，我是后来？为什么？”笑了，君惟明道：

“因为你识时务！”曹敦力倒抽了冷气，明白君惟明所指的是方才他所要求不遂又临时住了口的那件事，脸色青了青，苦笑道：

“公子的脾气，我也算摸清了。”君惟明淡淡的道：

“以后，你日子正长。”曹敦力搓着手，刚想再说什么，君惟明已突然挥手示意，他微侧耳边低声道：

“有人来了！”

立即止下来，曹敦力也仔细倾听，片刻后，嗯，果然有一阵细碎急促的脚步声匆匆往这幢精舍移近！

曹敦力双眉紧皱，道：

“会是谁呢？那关立这么快就回来了？还是外面有了什么变化？”君惟明静静的聆听着，轻声道：

“不是关立。”曹敦力忙问“是谁？”君惟明忽然笑了，他道：“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女子。！曹敦力怔了怔，他也跟着笑了，他道：“难道步履声如此轻盈巧捷。”

这里，那脚步声已由小厅往这力移来，很快的，外面那

间卧房已被推开，脚步声悄悄走进房中。

平静了片刻。

一个娇嫩美的女为声音轻悄的低呼：

“小九，小九……。”曹敦力瞅着君惟明一笑，压着嗓门道：

“果然是个女的，公子。”君惟明静静的道：

“不是才怪。”外间那女子似是不见关立在房中，又略略提高了声音：“小九，我知道你在房子里，你躲到那里去了嘛？人家有事情要告诉你，不要逗人家嘛！……”曹敦力闻声之下，小声道：

“看样子这女的和关立还有一手呢！”君惟明冷冷的道：“窈窕淑女，君子好求，有何不可？”曹敦力碰了个软钉子，忙笑道：

“是，是的……”在外间，那女人又带着三分焦急的道：

“小九你出不出来？再躲着我可要走了，人家急得什么似的，那有你这种开心法？”

曹敦力不禁听得掩口胡想，但，却在他一抬手的时候，不小心将旁边一只铁腿椅子“碰”的一声拐倒了！

曹敦力神色倏突，慌忙将椅子扶起，惊惶的道：

“该死，真该死……”君惟明却十分平静的道：“没关系，曹敦力你并非有意……”

此刻——

外面的那位姑娘已经“咕”的笑出声来，他一边轻移莲步走向门前，一边娇嗔着道：

“哼，我就知道你是躲在里面，那里又脏又乱，也不怕沾上一身灰？小九，看你还皮，我非瞅你耳朵不可！”“呼”的

起身，曹敦力变色道：

“不好，她要进来，我得抓住她——”君惟明一把将曹敦力扯回来坐下，笑吟吟的道：

“你粗手脚，也不怕将人家姑娘的细皮嫩肉弄痛了？你好生坐着，这种事我办最有经验！”

不待曹敦力回答，君惟明的身形已一溜烟似的到了门后，就在他刚刚站在那里，这间储物室的门儿已被人从外面用力推开！

一股淡淡的，幽雅而清馨的芬芬飘入，于是，一个俏生生的少女身影也随即闪了进来，这少女大约是不习惯房中的黝黯，她“嗯”了一声：“人家不睬你了……”没有反应，这看上去十分年轻的女孩子又低呼道：

“坏胚子，人家要走了，人家再也不理你了——”

突然，她的话尾噎了回去，目光却定了，投注在一点上——曹敦力与罗昆所隐藏的那张破桌之后，罗昆的一只脚刚好伸在桌面之外！

一下子惊惶的张大了嘴，这少女有立即用自己的手捂住了嘴，她满面恐慌失措之色，掉转身便想朝外跑！

但是，房门却已不知在什么时候业已关上了！

少女那张甜蜜而俏秀的脸蛋儿马上变为惨白，她僵了一样地呆立在那里，全身上下不由自主的簌簌抖索，连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也发了直！低柔的，君惟明在门傍道：

“不要怕，姑娘。”惶悚的转注君惟明，这少女震骇的退了一步，她颤声道：

“你……是谁？”那少女有如一只虎爪下的小鹿一般颤栗着，她惊恐的道：

“我……我姓商……叫商瑜……是“四白龙”之首商吉的妹妹……”君惟明“哦”了一声，道：

“那么，你也算独龙教的人了？”少女嘴角抽搐着，她畏怯的道：

“我哥哥是“独龙教”的第一好手……你认识他？”君惟明摇摇头，道：

“不认识。”吸了口气，少女稍稍平静了一点，她迷忘的道：

“你……你躲在这里做什么？”君惟明笑了笑，道：

“因为我必须在这里。”一下又惊骇起来，这少女——商瑜骇怕的问：“你和我们……是敌人吧？”君惟明点点头，道：

“不错。”猛一哆嗦，商瑜又退两步，她花容惨变，颤声道：

“你……要杀我？”君惟明叹了口气，道：

“不。”双手捂着心口，商瑜惶然道：

“你放我走？”君惟明低沉的道：

“不。”商瑜慌乱的道：

“那……你要怎么处置我呢？”用右手食指揉揉鼻梁，君惟明和声道：

“很简单，留你在这里，一直到我们离开之后，或者，等我们确定你不会泄漏我们的行迹之后。”商瑜焦切的道：

“可是……他们会找我……”君惟明柔声道：

“那就让他们找吧。”怔忡了一会，商瑜惊恐的内心总算略微平静了一些，她睁着一双惶悚不安的大眼睛，仔细打量着君惟明……忽然，商瑜道：

“便宜是吧。”商瑜惶恐的道：

“这么说来，你……你就是那“魔尊”君惟明了？”君惟明摊摊手，道：

“有什么奇怪的呢？”商瑜颤悚的道：

“你果然没有死！”君惟明无可奈何的吁了口气，道：

“我实在厌烦了，人人见了我都是问这句话，其实，这还有什么好问的呢？眼前我不是好端端站在这里么？一个死了的人会是我这个样子？这根本不用解释，看到我的人便该明白我的确是活着哪！”商瑜抖索着，喃喃自语：

“她说对了……她猜对了……君惟明果然没有死……”君惟明冷冷的道：

“谁？”悚然惊愕，商瑜瑟缩的道：

“二姑娘……你的妹妹……”君惟明重重一哼，道：

“我没有这个妹妹！”商瑜急切的道：

“可是……她是你的妹妹君琪呀，她和我最谈得来，她一直就告诉我说你一定不会死，说你一定会绝处逢生……她从来都是这么说的……我还以为她是想急了在自我安慰……那里知道，你还是真活着呢……”冷凄凄的笑了，君惟明道：

“我活着，就有人要活不成了，君琪这贱人并非想我想得急，她是在咒我咒得急！”商瑜十分不服，她也不知道那里来的一股胆量，突然抗声道：

“君惟明，你也太专横武断了，你的妹妹为你担的忧，受的累还不够？你既活着回来就该马上去与她相见才是，却青红皂白不分，闯进来就乱杀一通，毫不讲理，这还不说，你妹妹何会得罪了你！你却这么恩将仇报的来辱骂她！冤枉她？

你你你，你简直莫明其妙！”君

“好一个‘恩将仇报’，商如娘，世间的因果报你还经得太多，人与人之间的丑恶齷齪你见得不多！你看，莫明其妙的是你，不该是我！”商如娘呆了呆，忙辩的道：

“莫非是……其中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君雅生硬的道：

“不是秘密，是邪恶！”

第四十八章 明之以义

商瑜咬咬唇，忐忑的道：

“我………不信。”君惟明古怪的一笑，道：

“我并不须要你信，商姑娘，如果你活得长，你迟早会知道的，我不用多费唇舌，而且，看你模样也像冰雪聪明，怎的欲连一点事情真相的蛛丝马迹也看不出来？就算你看不出来，你也不曾观颜察色？也不会听听那些流说传语？一个人的心术，并非一定如你心中所想像的一样，或者更善良，也或者更丑恶，若等好看清了，往往许多事也就晚了。”商瑜怔愣半晌，疑信参半的道：

“但………我哥哥为什么也没说出有那些不对？”君惟明吃吃一笑，道：

“也许你哥哥和你同样不明白，也许，你哥哥早已和他们沆瀣一气了！”商瑜一咬牙，用力摇头道：

“我，我还是不信！”君惟明冷淡的道：

“我已经说过，你信与不信，对我并不重要。”这时，隐身在那张破桌后面的曹敦力也悄然走了出来，他站到商瑜之后，皱着眉头道：

“真是奇怪了………”商瑜突吃一惊，仓惶回头望去，一边瑟缩，一边惊疑的问道：

“你，你又是谁？”曹敦力注视着她们，频频摇头，君惟明低沉的问：

“何怪之有？”曹敦力笑了笑，道：

“公子，我奇怪的是‘独龙教’此项倾巢来到长安为姓童的助拳，这乃是一件凶杀险之事，‘独龙教’中的这位‘四白龙’之首欲还把妹子带着做甚？而看情形他这妹子又显然不识武功，跟在身边不是个累赘么？”商瑜脸蛋儿一红，又立即变为苍白，她炫然欲涕的道：

“我……我与哥哥相依为命，这世上，我们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我们兄妹二人，自幼父母双亡，由小至长，全是哥哥照应我，维护我……以前在黔边梵净山的时候，哥哥怕我沾染上不良习气，不准我住到‘独龙领’教坛里，特地在山麓给我顾工盖筑了一幢房子……如今全教来至长安，哥哥又怎能抛下我？我又怎能离开哥哥，我们已经够孤苦，够凄凉的了，难道还要再被拆散？我是不懂武功，但是，懂不懂武功与亲情挚爱又有什么关系呢？”

曹敦力呆住了，他一时答不上话来，商瑜说来凄婉幽恻，沉痛怨切，虽是一个小儿女倾诉着一件伤心事，却也等于将曹敦力教训一顿，他不禁直搓手，面容的表情有些尴尬起来。

商瑜微微垂下头去，又幽幽的道：

“二姑娘的身世和我相同，她也只有一个哥哥，她也再没有亲人了，而她的哥哥和我的哥哥一样，也疼她，宠她……她哥哥曾经说过，要一辈子照顾她，终生怜惜她，不叫她受一点委屈，一点痛苦，就像我的哥哥，亦曾这样对我说过一样……我们有好多地方相同，年岁又彷彿，因此，我们就要好了，二姑娘与我最谈得来，情感也最融合……”君惟明绝无一丁点表情，冷冷的道：

“关于你的这段身世，商姑娘，我颇感动。”商瑜吃了一惊，？ 喘着道：

“但…… 但二姑娘…… 你的妹妹…… 她的身世不也和我一般无二吗？”君惟明寡绝的道：

“不错。”商瑜鼓着勇气道：

“我们处境相同，况且二姑娘又是你的胞妹…… 你在这人间世上唯一的血亲，难道说，你对她就不再关怀？”君惟明唇角抽搐了一下，道：

“不。”商瑜呐呐的道：

“为什么？”君惟明双目中精芒骤射，他切齿道：

“因为她的心术邪恶，你的哥哥有你这么一个善良妹子是值得庆幸的，可惜的是，我这做哥哥的却没有一个够好的妹妹，我以前瞎了眼，迷了心，把那么多的爱给了她，我后悔，还不如去疼爱一条狗！”仰起头，君惟明尽量压制心中的激动，他徐徐的道：

“我去爱一条狗，至少，这条狗不会反咬我一口，我爱我的妹妹，她却与别人串通好了来陷害我，意图谋夺我的生命！”惊恐的张大了嘴，好一阵，商瑜双目含泪，连连摇头：

“不，不会这样，你这样辱骂二姑娘是不公平的，她是那么柔婉，那么清丽，那么纤弱，又那么和善…… 她甚至不敢踩死一只蚂蚁，连骂人都不会骂，她又怎能做出像你所说的那种可怕的事情？”君惟明平静的道：

“你以为我骗你？”商瑜嘴唇？ 动了一会，喃喃的道：

“至少…… 也不会全是真实的……”带着嘲弄意味的笑了，君惟明道：

“有暇，你不妨去问问她！”商瑜睁着那双惶惑又迷乱的